9

V
B620.78
C46.1

開口便自毅然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九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思皇周應遴

天虞金階升

楊繼盛

字椒山直隸容城人嘉靖初登第仕至兵部武選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公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 全

危言痛切斥賊虜未免妨君此其忠慷慨而不悔者也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臣者門庭之寇心

除外賊先去內賊千古名言

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　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

亦偏見

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槁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槁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前有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盛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

LL 511011 8y13,37

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嚴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禍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人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

失辭

即用此術中公

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心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

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
愼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
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
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
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
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
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
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

上英明獨斷故力陳其權似未有不怒嵩者楊公不可調諫術疎

善盡出彼之擠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
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
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
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
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
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
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
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晃稟事於嵩曰昨御

責李徐二相皆無解閑處

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見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也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慳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也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

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侄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亥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殺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

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　國家之心遐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嵩自嘆以爲養虎貽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

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
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
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
此處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
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挐問汝夔求救
于嵩嵩又曰雖是挐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
恐汝夔招出眞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
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
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
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　皇上
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
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
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
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
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
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

在外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

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賄納於嵩不得不

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爲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汚以率其下通賄慫慂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

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欷歔

以五奸文其十罪千古權奸莫巧于嵩而非叔山直氣誰敢指

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

謂至此古今除奸奏疏唯此足爲經天貫日矣

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
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據拾其故是皇
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
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
蕃將厰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
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
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
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
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
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
其奸三也厰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
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
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
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懦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
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
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

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
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
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
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
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
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之臣寧忍負于　皇上
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
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

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
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
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
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
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爲一
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
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
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

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猶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刼然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鱗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今職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

生之身以報　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
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
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
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
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論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
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
不避萬死

緝獲情事言之鑿鑿忠愍公不知留心幾載成此奏章至今英氣勃勃與胡鉉榜賊檜一疏並光千古

諫馬市疏　全

馬市之弊牽朝盡知狆一忠愍公言之時事可知矣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
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
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
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切惟去年胡虜悖逆天道
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虜我妻子焚我廬舍
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
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　都下

以勦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
遣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
以雪城下凌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荅
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
討之志已決其明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
奉　欽依雀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
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于
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醜虜反不能生擒
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
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
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
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
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

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于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憤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積器械者爲何不有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厲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

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襲豪傑効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强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亦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亦不可也宜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肆也今乃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啓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

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止
于今至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
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夫
羊之性變詐無常深謀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
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
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
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
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
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
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
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
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
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
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
疋四五年間雖得馬數百萬疋每年約用銀數百萬
兩四五年間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

愚人自愚
何計之得

無厭之求
則難供也

國之財告之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寔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而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又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

已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初許馬市暫係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自手來取重利耳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

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氣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生四肢俱已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

切喻亦真情

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我莫敢敵虛實既已窺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易青蚨之利是昔日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

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于中國滿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議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目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

言之悽慘

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其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疲良可深恨此事繫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患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蹙非市馬小利足以繫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奉甚下而臣民奉甚

王廷相

修舉團營事宜疏 全

切惟蓄威昭德 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以腹

不惟不爲禦盜而反爲盜力此不精訓練不嚴隄防之害

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亦不能過此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爲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託乞以在營切要三事　勅下部議將軍馬錢糧隨宜區畫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要於武備修舉足爲國家經久之畫而已其一曰選軍伏覩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俱屬伍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用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爲十二營共官軍十二萬員名又

役兵最壞事費其力于不急之務而有警

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查得初選團營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二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以五千六百名外衛撥去各處工役及栰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斷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

中衰通弊

則力衰而雲踈豈不大悞边計死行伍空缺何以壯國威容

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供役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

之氣縮畜鍾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
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
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
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
揹勒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貧者度日尚難
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
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俱係
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

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
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用操練富
者終歲安閑得以躲閃差役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
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營並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
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皆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
團營中間老弱尫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悉行選
退有少壯子侄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侄者發回三
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

馬政廢弛如此豈堪戎馬蹂躪識者寒心

臣亦要清查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轄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照收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併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間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二曰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然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

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着已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陪錢以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

猶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已而不肯陪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且一馬之價小民解

小民解

馬豈可使

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

致瘦死是可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無筭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皆任爲一家之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纖微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馬哉伏乞將存操馬匹再增三月之草按月給籌二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增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足一年之用哉觀兵部團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然今則收貯太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不倫臣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所收租銀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乞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觀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地尚有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地尚有

示留心

五千二百四十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住居必有房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粮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不足則粮草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斃也得乎乞將三大營並團營軍士但審係得過之家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而不致損傷矣何謂餧養無法軍士關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稽查中間畏法之人愛恤馬匹餵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色

則以賣籌於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切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膘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病不堪騎操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餵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今考在營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之馬盡行揀出不許

辭密可觀詳細

在家調養軍仍赴營操練每一把總下會集一處會餵每日於申酉二時親至其處一一點視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至於夜間聽其自養一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其有膘悉皆免其會餵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有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爲用倘事勢嚴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

三者之中訓練尤先而歸重韜略之將方有節制之師

匹擬爲定數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者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三曰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軍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乏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臣觀昔時團營操練之法其下營走陣之軍法度森整俱有節制至累年在營舊軍亦皆武藝頗習堪備征調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素無操練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則揀選雖精徒爲無用臣觀會典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臣等以爲自今以後各

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着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發矢如何馳馬如何滚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辰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藝射精趫藝射精趫則膽氣增倍膽氣增培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則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諳曉韜畧之將禦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顧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目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爲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中試軍士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考察御史疏 刪

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博採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用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 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申寃理枉切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

曲盡今日寃濫情狀

其眞者況權勢之家問官懾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朴實之民鈍口奪於狡倭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鞫問由是情僞莫分寃枉無愬小民不得其生者多矣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眚職此之由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分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寃民回京

近來撫按
[illegible]率如此

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寃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揚清激濁切惟御史爲　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蹟與否但見其奉迎齊備禮貌鞠恭便以爲好即一槩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奸大貪蠹政害民者則或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壞風紀于斯爲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于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行考察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舉薦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流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爲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蹟奏

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良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寃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巡守官員一一如期完報有等漫無才智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遷其係利害之事則推托閃避進留而不爲干害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急爲勘報其自已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已任內勘合已未完數事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

邊夷等項事情難以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輙人馬千百排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約束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爲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外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查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輙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

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恐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糾者巡撫則不糾官吏人等荅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荅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無罪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巡撫自相搆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寃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爲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　勑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

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　朝廷之上若據禮制名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此風不知所止

皇甫汸

原墨論　全

貪墨之吏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爲場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于豪門質貸遍于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陟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

不謂前此已然

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干利其用亡窮捄詈謝過其費莫筭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于秦而取償于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舛塗屏錯跗賢良斥其爲蠹而已哉雖殷貢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于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宸衷於閹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嚬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

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於掖庭樹無談于溫室
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此疏尤關國計河道通塞利害甚大甚明不可不慮

金景輝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全

自古有天下必轉輸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充足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貿易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弘正元之郭守敬輩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逮我 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清江浦增脩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運仍於京城內外置倉廒以貯天下糧儲建場房以

畜四方客貨富實京師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朝廷恐妨國計仍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以聽巡撫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舡隻不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明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俱赴京內買納況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翔貴物貨騰湧且畿內耕穫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幸值歲豐民食尚乏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贄有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儲之帑藏者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今畿內之地正當充實豈容虛耗況南京進貢馬快舡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少泉脉微細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安與墓巡檢司地界出會

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舡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濶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舡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爲便利伏乞

聖明留意幸甚

陳建

建都論 全

帝都長安爲最洛陽次之後代但倣成周之制端拱鎬京營東都以朝諸侯即輓漕寔之關中亦自有策然萬世法也至武燕近虜決不可都老成至慮

按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

深欲營都而時憚興作識者恨焉　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使懿文不早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胡南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距珠厓大詔殆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　祖宗之盛猶之可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于不便每秋高馬肥胡兒輙起搶黃裹之思胡人稱京城爲黃裹所幸者　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惟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設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猶甚乎　祖宗之時只知其用兵之强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强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世固倍蓰什百不

俾也今嘉靖　聖天子勵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
陵胡馬直抵近郊　京師九門爲之晝閉昌平陵寢
爲之震驚居庸紫荆爲虜坦途良鄉通州爲虜外府
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杞人之憂日深耿耿